

# 叶天士三焦辨证治湿浅述

李伟然 林晓峰

(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黑龙江哈尔滨 150036)

**摘要** 叶天士将湿分为内湿和外湿,叶氏治湿多从三焦论治,其三焦辨证受刘完素影响。三焦主气机的升降出入,司通行水道,是水液代谢的重要通路。叶氏治疗湿在上焦重视宣肺化湿;湿在中焦脾采用温运脾阳法治之,湿在中焦胃宜养津化湿;湿在下焦肾则分利水湿,温煦肾阳,湿在下焦大小肠、膀胱,治疗宜养阴清热。

**关键词** 叶天士 湿 三焦辨证 中医药疗法

**中图分类号** R243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2-397X(2015)03-0015-02

叶天士(约1666-1745年),清代著名医学家,名桂,号香岩,别号南阳先生,吴县(今属江苏)人。叶天士生前忙于诊务,无暇著书,其主要著作《温热论》、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、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均系门人华岫云等辑录整理而成。在温病辨治上,叶氏创立卫气营血辨证,并提出三焦辨证法。笔者通过对叶天士著作的学习,发现其治湿多从三焦辨证论治。现探讨如下。

## 1 三焦辨证治湿的理论依据

三焦之名始见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,两书论述了三焦的脏腑功能。如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:“三焦者,决渎之官,水道出焉。”决是疏通之意,渎,水也,亦指沟渠,说明三焦是水液升降出入的通道。《难经·三十八难》曰:“所以腑有六者,谓三焦也,有原气之别焉,主持诸气……”指出三焦为六腑之一,有主持诸气的功能。

刘完素三焦辨证学术理论对叶天士影响颇深。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吐论第十七》曰:“吐有三,气、积、寒也。皆从三焦论之……上焦吐者,皆从于气……中焦吐者,皆从于积……下焦吐者,皆从于寒,地道也……治上焦气热上冲,食已暴吐,脉浮而洪,宜先和中,桔梗汤……白术汤,治胃中虚损,及痰而吐者……治下焦吐食,朝食暮吐,大便不通,宜附子丸。”刘氏从三焦论述了呕吐的病机变化和治法方药。在刘完素三焦分证的启迪下,叶氏对温病三焦分证作了较为全面的发挥,发展了前人三焦分证理论并提出:“仲景伤寒,先分六经,河间温热,须究三焦。”<sup>[1]253</sup>

三焦有通行诸气和运行水液的生理功能,水液

在体内能够正常运行与三焦密不可分。叶氏曾云:“宗刘河间三焦论立法,认明暑湿二气。”叶氏将湿分为外湿和内湿,外湿来自雾露雨湿、地中潮湿,与季节、气候、环境有关,其指出“长夏阴雨潮湿”、“地中湿气上干”等<sup>[1]263</sup>,说明长夏季节雨多湿重,易生湿邪;另外,与地域亦有联系,如“吾吴湿邪害人最广”<sup>[2]17</sup>、“粤地潮湿”。内湿的形成则与过食肥甘、醇酒厚味有关,如“骤进浊腻食物,湿聚热蒸”、“酒客里湿素盛”<sup>[2]17</sup>。因湿性重浊,极易趋从上焦传之中焦、下焦,临床通常表现为内外合邪发病,病情多复杂难解,如“外受之湿下起,水谷不运,中焦之湿内聚。”湿邪阻滞气机,遏伤阳气,导致水液运行障碍的病变,如“胸满不饥,是阳不运行,嗜酒必夹湿,凝阻其气,久则三焦皆闭”。叶氏根据湿邪的致病特点,多以三焦辨证来论治湿病。

## 2 三焦辨证治湿的主要内容

湿邪为病,证情表现复杂,叶氏根据湿邪为病的临床表现,分属上焦、中焦、下焦,通过三焦辨证对湿病进行施治。

**2.1 上焦湿病之辨证论治** 上焦湿病病位多在肺、咽喉、头面诸窍<sup>[3]</sup>,其症状多为表证。湿邪上受,首先犯肺,使肺宣降失司,如叶氏所云:“从鼻吸而受,必先犯肺,乃上焦病。”叶氏治疗上焦湿邪重视“以肺主一身之气化”。由于肺主皮毛,且主一身之气,故治湿当宣畅上焦肺气。湿阻上焦,肺不肃降,症见“舌白头胀,身痛肢疼,胸闷不食,溺阻”,治疗当开气分除湿,药用“飞滑石、杏仁、白蔻仁、大竹叶、炒半夏、白通草”;上焦之湿郁久化热,如“湿必化热熏蒸为嗽,气隧未清”,药用“飞滑石、南花粉、象贝、苡

仁、绿豆皮、通草”。湿邪夹暑,则用辛凉微苦药<sup>[3]</sup>,如“杏仁、栝蒌皮、半夏、姜汁、白蔻仁、石膏、知母、竹沥”。湿温阻于肺卫,表现为咽痛、头重如裹、舌白,则用“连翘、牛蒡子、银花、马勃、射干、金汁”。另外,湿邪为病迁延日久,缠绵不愈,可入肺作喘,乘脾为胀,二便不爽,口渴,舌绛。因湿邪重浊从上焦趋于中、下焦,症状表现为湿热弥漫三焦,对此复杂病情,叶氏治病遵经曰:“从上至下者治其上”,治疗时仍以清肃上焦,宣畅肺气为主,药用“飞滑石、大杏仁、生苡仁、白通草、鲜枇杷叶、茯苓皮、淡豆豉、黑山栀壳”。总之,湿在上焦叶氏总以宣肺化湿为主,用药多取气味偏薄之品,若有热象,则佐以清热药物,灵活运用。

**2.2 中焦湿病之辨证论治** 中焦湿病论脾胃。湿邪由上焦下传,最易迫及脾胃,使中焦升降失司,气机壅滞。因胃为腑,性属阳;脾为脏,性属阴。湿偏入于胃,易化热伤阴;湿偏入于脾,易化寒伤阳。湿热伤胃,胸中痞闷不食,叶氏“议治在胃”,宜辛开苦降,用“川连、炒半夏、人参、枳实、姜汁、茯苓、橘红”;湿邪中伤后化热伤及胃津,症见不饥口渴,叶氏用“鲜省头草、知母、川斛、苡仁、炒麦冬”;湿伤胃阳,宜轻剂宣通胃阳,叶氏用苓桂术甘汤。脾气亏虚,运化失调,“食稍不运,便易泄泻,经水色淡”,叶氏用“人参、茯苓、白术、炙草、广皮、羌活、独活、防风、泽泻”;嗜酒聚湿,伤及脾阳致腹胀,二便不爽,叶氏健运脾阳,用“生茅术、草果、附子、广皮、浓朴、茯苓、萆薢、猪苓”;湿郁脾胃阳气,症见“脉缓,脐上痛,腹微膨,便稀,溺短不爽”,叶氏用分消导湿法,药用“生茅术、官桂、茯苓、浓朴、广皮白、飞滑石、猪苓、泽泻、炒楂肉”。叶氏指出“若有胃阳虚者,参苓必进,脾阳衰者,术附必投”,药物总以苦辛寒治湿热,苦辛温治寒湿<sup>[4]</sup>。另外,叶氏也非常注重饮食的治疗,强调不宜多食“酸腻甜浊”,此类食物最易滞碍脾胃,饮食应以清淡为主。

**2.3 下焦湿病之辨证论治** 下焦湿病多表现在肠、膀胱、肾<sup>[3]</sup>。湿邪深入下焦,在腑宜化热,耗阴血;在脏易化寒,伤阳气。无论化寒化热,病程日久均会损伤肾之阳气。叶氏指出“心热,下遗于小肠,则为淋浊”,用药宜苦味,苦入心泄其热,苦通小肠火腑,叶氏用“人参、黄柏、川连、生地、茯苓、茯神、丹参、桔梗、石菖蒲”;阴虚湿热发为遗精疮蚀,则用“黄柏、知母、熟地、萆薢、茯苓、远志”。膀胱湿热下注,应分利,叶氏用“淡竹叶、瞿麦、赤苓、细木

通、篇蓄”;寒湿凝滞致“膀胱气不利,阴囊茎肿”,叶氏用五苓散加独活、汉防己。寒湿伤阳致“经络拘束,形寒酒客少谷”,叶氏用“桂枝、淡干姜、熟附子、生白术”<sup>[4]</sup>。总之,湿阻在大小肠、膀胱治宜宣气化浊,治疗多用酸甘化阴法以存阴,酸苦泄热法以清热;湿伤肾阳,宜温蒸阳气,多用辛甘温热之属。另外,“湿水同气,水之盛,则火之衰也”,治病必求于本,温通脾肾阳气,使先天温煦后天,蒸腾气化正常,湿邪便不会产生,正如书中所述“肾阳充旺,脾土健运,自无寒湿诸症”。<sup>[1]266</sup>脾肾同治可谓标本兼治。

### 3 结语

综上,三焦主气机的升降出入,司通行水道,三焦阻遏必致气机郁滞,水道不通,而出现以湿邪致病为特点的症状。叶氏治上焦湿重视宣肺化湿,因肺主行水,肺之气化功能正常,则上下宣通,从而达到化湿之目的,正如叶氏所云“启上闸,开支河,导水势下行之理”。若湿滞中焦脾,则采用温运脾阳法治之。脾主运化水液,若脾气健运,湿邪自不能生成;湿滞中焦胃,湿郁久易化热,伤及胃津,治疗湿时,应养津化湿,使化湿不伤阴,养阴不留湿。在下焦肾则分利水湿,温煦肾阳。肾阳充足,蒸腾气化功能正常,则湿邪不能蓄积下焦;湿在下焦大小肠、膀胱,在腑易化热,治疗多采用养阴清热法。若湿在上中下三焦,则开上、运中、渗下,应用三焦分消法化湿。叶天士从三焦辨证,系统地论述了湿病,结合体质之阴阳、症状之虚实,提供了相应的治疗大法。叶氏从三焦论治湿病有理有据,有法有方,对于指导临床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叶天士.临证指南医案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1
- [2] 叶天士.温热论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7
- [3] 陈宝国,潘勤.叶天士辨治湿热初探.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1999,11(1):1
- [4] 叶天士.未刻本叶氏医案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

第一作者:李伟然(1985-),女,硕士研究生,中医基础理论专业。weiran0829@163.com

收稿日期:2014-10-08

编辑:陈 诚 傅如海

